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四 第三則 道士血污還本性

卻說珍珠小姐，自與金玉做了兩夜夢裡夫妻，十分親熱。到了晚間，不見樵夫回來，次日往外追尋。那知金玉住在一個朋友人家，正走出門，劈面撞著。小姐歡喜不勝，搖頭擺尾，隨了入內。那些人見了老虎走來，驚得搖旗吶喊。金玉道：「你們不要慌張，這老虎是我養家的，吃得一口長素。」眾人以為奇異，走攏來看。果然溫存如人相似。大家拿些葷腥與他，他卻不吃。若拿麵筋豆腐到他面前，就如吞蝴蝶一般，哄動了村前村後，拿了素菜來看老虎。到教這老虎吃得不耐煩。自此月餘，人也看得平常了，老虎也看看沒得吃了。金玉想道：「此處人煙稀少，不能供我兩個衣食，不若遠走他方，再生計較。」一路竟到金華地方。把老虎藏在山谷之內，自己扮作仙人模樣，大言道：「我能伏虎以安靜地方。只要佈施錢糧百金，蓋造茅庵，施主若肯湊成，我便騎著老虎到來，與你們看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果然騎得虎來，我們就湊銀子送你，還要你傳授徒弟，以防後來有猛虎之變。」

金玉去不多時，果然騎著老虎而來。起初人都駭怕，後來看得老虎勢甚馴良，眾人就把銀子攢湊送他。金玉仍騎老虎回山中去了。一路想道：「做此生意勝於砍柴，想是這虎前生少我的債，日間與我掙銀子，夜間與我做老婆，如今這個地方處處走到，人人看見，不以為奇，且再到他州別府，多趁他些錢鈔，做個富翁，豈不是好。」便收拾包裹，牽了老虎，一路趁錢。沿途耽擱，走了一年，到得處州地方。身邊約有數百銀子，行李沉重，不便遠行，就在此處覓了一間房屋住下。不題。

且說道士自沒了這張虎皮，只得住在洞中，把著清齋，實是打熬不過。走出山外，並無一物可餐，餓得腰癱肚軟，骨瘦如柴。想道：「上年我要去救那樵夫，只因失了虎皮，不得去救，那樵夫又被一虎拖來，全了我的信行，畢竟這小姐將我虎皮穿了變的。我如今滿山尋訪，若見得他，須要求他還我，庶不致於餓死。」郎郎當當拿了一條杖兒，無山不到，見人便問，要曉得這樣一樁奇事。人人聽在耳裡，放在心裡，見這道士動問蹤跡，正是三人口闊一尺，便曉得虎之所在。

直尋到處州地面，劈頭撞著，這虎同金玉正在人家門前坐著。道士道：「郭小姐，你緣何在此？你弄得我好冷淡。」老虎見了道士，竟走到身邊坐地，似有親熱之狀。金玉認得道士，也上前施禮，謝他上年相救之恩。這些街坊上人，不知其中就裡，都來盤問，道士隨口回答去了。

金玉留道士到酒店飲酒。二人坐下，酒保拿上酒來，吃了幾杯。道士對老虎道：「郭小姐，我好好留你在洞中，要尋著這位金官人和你成親，緣何你將我虎皮穿了，做此勾當？你一個千金小姐，變此畜類，成何體面！」老虎朝著道士兩淚汪汪，把身子亂抖。道士曉得他因身上的脫不下，故此做作。金玉對道士道：「師父所說，我在下竟不懂分毫，望師父明示。」道士把小姐的來歷，並虎皮的事端，細細說與他聽。金玉道：「怪道我與這老虎同處，夜夜有個美色女子來睡。如今求師父替他脫得這張毛皮，感恩不盡。」道士道：「這皮在我身上我會得脫，在他身上教我怎樣脫來！」想了一會，問道：「這女子如今夜裡還來麼？」金玉道：「沒一夜不來。」道士道：「只好如此如此。」金玉道：「師父有何妙計？」道士道：「吃完酒，到你家裡商量。」

兩人又吃幾杯，道士起身，金玉算還酒錢出門。回到家裡，道士對金玉道：「我將這脫殼兒教會了你，夜間他來，你去教他便了。」

是夜，金玉將這咒兒教了小姐。次日清晨，老虎喉內咯咯有聲，望地一滾，這虎皮竟自脫下。小姐立起身來，整衣束帶，端然似嫦娥般美麗個女子。金玉不勝驚喜，對小姐笑道：「夜夜來○○○○麼？」小姐含羞不應。道士要金玉與小姐○○○○為媒灼，從新拜了花燭。道士得○○○○○在山上，念動神咒，跳出大門，竟望深山去了。

誰知這個山中合該晦氣，有了這個東西，不論男女老少撞著就吃，不上半年，把那山中野獸、村內居民，吃個盡淨。看看吃到後來，變人變鬼，騙來到口，十分利害。正是：

虎居市上終非虎，人在山中不是人。
世上遭逢顛倒事，只因家道失論評。
按下不題。

且說郭仙公自女兒被虎所食、月宮值○兩樁變事，心下好生悵惘。過了幾時，只見京中有書送來。仙公拆看，卻是同年張存恕新升吏部尚書，知仙公服滿，特來恭請進京補任，不勝歡喜。就寫回書，打發來人去訖，即收拾行李，買棹上京。

不一月間，已到京都，去見張公。禮畢，張公便道：「年兄草堂高致，白雲自娛，真人中龍也。小弟虛受納言之職，實有愧於杜鄭諸公，深為慚愧。」郭仙公道：「老年翁位尊北斗，材擢中台，當今治平之世，正好夾囊置冊。老年翁才量法天，推賢舉能不忌同年，○○公。」張公聽他這幾句言語，似有出山之意，便道：「○○○○，尊諱小弟已貯囊久矣，故此差人○○○○○推用。」仙公假謙讓一番，遂告別去。次日○○回拜，就議上本補○之事。旨意下來，該部知道補了福州太守。郭仙公別了張公離京，一路無話。到了家裡，打點到任之事。選○吉日，○○上○，不月餘已到任所。行香已畢，開門放告。

且不說郭仙公為官一清如水，卻說公子郭宗賢在任一年，○○打發他回家赴考。公子回家候歲試過了，依舊○到任所。經過處州地面，半途之中只見陰雲密布，霹靂交加，不能前進，便對管家道：「風雨並作，且在這廟中躲一躲。」走進廟門，抬頭一看，卻是伏魔大帝。公子拜了四拜，就在拜○上坐著。待雨止便行。不料這兩轉落轉大，直到黃昏尚不住點，因問管家道：「此去飯店還有多少路程？」管家道：「還有十餘里。」公子道：「只好就此安歇。」便叫廟主整頓夜飯。眾人吃了，就在廟中安寢。

到了二更時候，只見殿上金刀恍恍，鐵甲森森，一位尊神站在公子頭邊道：「郭宗賢，聽我吩咐：

孝婦○○哭墓田，須涂戌亥矢三千。
要知照乘根由事，水畔雞飛好信傳。

說罷，郭公子驚醒，叫道：「好奇怪，好奇怪。」管家已醒，公子道：「適才分明關爺吩咐我七言詩一首，義理甚不明白。」管家道：「小人睡夢中也聽見的，只是一個字也不記得了。」公子逐句念來。管家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公子摸擬半晌，不覺天已明亮。眾人吃了早飯，謝過廟主起身。

公子一路想道：「須將戌亥矢，必竟是將豬狗血涂箭。孝婦哭墓田，難道將箭去射那孝順的婦人不成？」又想到：「要知照乘根由事，照乘是珠。呀，好奇怪，我妹子名喚珍珠，他已被虎所食，難道在此地知他根由？末一句實解不來。」躊躇未決，不覺已到飯店門首。眾人下馬。

晌午，只見門前一群獵戶跑過。公子問店主人道：「這些是甚麼人，如此慌忙？」店人道：「俱是獵戶，前面想是那老虎又來了，眾人去趕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虎為何走出市鎮上來？」店人道：「相公，說起話長。這老虎甚是利害，他會變人變鬼，把山裡人盡數吃完。如今看看吃到市鎮上來了。前日我們一個鄰舍王小二，在山腳下拾柴，遇著一個孩子在那裡啼哭。王小二隻道他是個失路的，要領他回去。走不上三五步，那孩子翻身一跳，變成一虎，竟把小二拖去吃了。眾人看見去趕，絕無蹤影。轉來遇著一個婦人沒命奔來，道『兒子小二被老虎銜去。』哭哭啼啼來尋骸骨，向眾人問訊。眾人尚未開口，這婦人變作老虎，一口拖了兩個，大家驚得星散。因此家家驚心，人人落膽。就是相公坐在這裡說話，誰知你是虎是人？我們如今遇著面生之人，心裡著實提防。」公子聽了這番說話，暗想：「那夢中神道之詩，分明教我除此夙害。」也不說出，對管家道：「我們在此住一二日再行。」就著管家到城內買了弓箭，又央店主買豬狗血涂在箭上，作了幾千個噴筒，注血在內，自己備了腰刀，家人帶了噴筒弓箭，走進山來。

只見一個墳墓上，古木扶蘇，蒼苔聯絡，祭石上擺著三五碗下飯，墳頭邊坐著一個婦人，年約二十上下，一身孝服，在那裡冷聲熱氣，哭天哭人。公子想道：「這個婦人掃墓，既無香燭，又無紙錢。」慢慢走去，看那盛中下飯，卻是鹿脯猿羹。公子記得昨

日店主所言，叫家人準備停當。那婦人見了公子，立起身來對公子行禮。公子答他一禮。婦人道：「妾身不幸，早喪先夫。先夫在日曾囑付道：『我死後，若掃墓之日遇著少年，汝即以身許之。』今日幸遇貴人，卻與先夫之言符合。請到舍下，結為朱陳。」公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山僻露野，焉有面訂佳期。」這婦人走近身傍，搖唇鼓舌，似欲變虎之狀。公子急叫家人發箭。眾人將血箭噴筒亂發一番。這婦人身中七矢，遍體惡血，望空亂跳。這虎皮已脫出來，卻上身不得。

公子叫管家將索子捆了，拿了虎皮，扛到市上。眾人觀看如蟻。居民以手加額，感謝公子除此惡獸。公子道：「這個妖物不可□□時刻，快快抬他入城，送官究治。」眾人走得飢餓，□□道：「我們且在店中吃些酒食再行。」